



暮色四合，浙江海宁一处乡镇中心广场却人头攒动，一场皮影戏正在上演。

锣鼓齐奏，丝竹高鸣，三尺绢布后艺人指间方寸拨动，一只仙鹤展翅飞来，落在乌龟背上，“哒哒”啄了两下龟壳。台下众人屏气凝神地观看。

这是海宁皮影艺术团今年“送戏下乡”的第42场。

“60年前，我们撑着船给海宁水路沿线的村镇表演皮影戏。60年后，年轻人又沿着我们的足迹把皮影戏送到全国各地，再送出国门。”海宁皮影戏非遗传承人郭志英感叹。

灯影留传数十载，薪火相传背后，是三代人难以割舍的初心与热爱。



海宁皮影艺术团团长沈凤娟在海宁南关厢皮影戏演艺中心影偶展示墙前讲解。

# 灯影永留传 海宁皮影戏三代人的守望

## 忘不了，放不下 40年后再接前缘

郭志英没有想到，40年后她竟能再次与皮影戏相遇。

2004年，剧团老同事沈圣标找到已经退休的郭志英，邀请她加入刚刚成立的海宁皮影艺术团。“我们的皮影剧团竟然又重组了？”郭志英心绪难平。

1965年，18岁的郭志英收到浙江皮影剧团的录取通知书。她凭借出色的嗓音和表演天赋被剧团选中。从没接触过皮影戏的郭志英，一点点学习表演、唱腔等技艺。

短短一年里，她跟着剧团跑遍海宁24个公社，走过100多个村镇。每到一处，他们便在村里空地上用竹竿搭起临时舞台。

诞生于南宋的海宁皮影戏，是江南地区唯一的国家级皮影戏非遗。武戏惯用“弋阳腔”，文戏惯用“海盐腔”，前者高亢激昂，后者柔和婉转，配合着笛子、唢呐、二胡等江南丝竹，800年来一出出龙争虎斗、才子佳人传唱不息。

“那时一场表演两小时，票都是被‘抢’光的。”郭志英回忆，台下经常是几千人挤得无处下脚。

和郭志英一同见证了皮影戏昔日辉煌的还有剧团主胡沈圣标。上世纪60年代末，皮影剧团解散后，闲暇时他便拿起二胡自拉自唱一段。

2003年，新西兰“中国新年灯会”邀请海宁皮影戏前去演出，沈圣标再次为皮影戏拉起胡琴。表演收获了新西兰时任总理克拉克和当地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

这次“出海”点燃了沈圣标埋藏心中多年的念想——恢复皮影戏剧团！

沈圣标决心已定，他卖掉经营多年的铝合金厂，拿出10万元资金注册了皮影剧团。

除了郭志英，同时被沈圣标请回的还有原剧团的6位老同事，包括林关荣、张坤荣、马孙英、赵润、施森炎、李学林。上手、下手、主胡、道具制作……表演所需的最基本阵容终于凑齐。

经过8个月风雨无阻的排练，四部童话戏、一部正本戏终于“重生”。一场汇报演出后，曾经的老皮影剧团正式回归大众视野。

“印象最深刻的是2006年在上海大自然野生昆虫馆‘闹春’。4天连演28场，又要表演又要互动，虽是冬天却浑身是汗。”但是看到国内外观众眼中



海宁皮影戏影偶道具制作传人徐芦燕在海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展示自己的作品。

的好奇和赞许，郭志英觉得再累也值得。

## 由皮革，到皮影 情怀之外更添责任

2006年，海宁皮影戏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正当剧团受到的重视日盛一日时，团长沈圣标却倒下了。

最后一次带队去上海演出时，沈圣标已经身患癌症。途中脖子上的淋巴肿块突然出血，他坚持到演出结束，回到海宁后便一病不起。

“父亲最后谁都不认识了，但一说起皮影戏的曲子还能滔滔不绝。”在沈圣标的女儿沈凤娟眼里，父亲对皮影戏的痴迷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沈圣标走了，皮影剧团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

但，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一日，沈凤娟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结集成册的皮影戏音乐曲牌和一沓沓声腔研究文章，又看到父亲在日记里写道：“如果海宁皮影戏在我这一代手里消失了，我就是历史的罪人。”

沈凤娟如梦初醒，为了完成父亲的心愿，她放下经营20年的皮革制衣企业，全身心投入皮影剧团的管理。“剧团先要活下去，皮影才能传下去。”在她的争取下，嘉兴梅湾街、桐乡乌镇景区、海宁盐官景区、海宁中国皮革城等地的常驻剧场先后为皮影戏敞开大门，海宁南关厢历史街区又为剧团免费提供了演艺中心场地，如今每年接待观众十几万人次。

海宁皮影又叫“五人忙”，一场戏至少五个人才能演起来。剧团能挑大梁的艺人屈指可数，且年龄最小的郭志英都已年过花甲。没有新鲜血液注入，剧团还能走多远？

扩充队伍、寻找传承人，迫在眉睫。“全职学艺演出是剧团招人的底

线。我们剧团装不下太多人，就更需要每个人都有传承的诚心和‘一专多能’的觉悟。”对于年轻传人的挑选，沈凤娟不愿妥协。

戏好看，观众才多，收入才能增加，艺人们才可以花更多心思创作出更好的剧目。沈凤娟深谙这条良性循环之路。

创作新剧便成了剧团工作的一大重点。谈起剧团的原创剧目，沈凤娟打开了话匣子。“普法皮影戏《小虎遇上民法典》，倡导廉政的《清官许汝霖》，传承红色基因的《三个小红军》，宣传环保的《垃圾巧分类》……我们的家底至少有三四十部。”

剧团成立18载，一批传承者也从学徒变为独挑大梁的主演。目前的23名成员中，40岁以下的艺人占一半以上，其中还有“00”后。

2014年，剧团代表中国皮影戏赴伊朗参加“国际木偶皮影交流大会”，和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用了优秀剧目汇演。

“总算没有让父亲失望。”看着剧团一步步走上正轨，沈凤娟感到欣慰，“我也快60岁了，等剧团的运营再完善些，找到接班人，我也能安心‘退休’了。”

## 勾妙影，点龙睛 以心画心融汇古今

纤细笔触勾出上扬的眼角，五彩墨水绘出飘动的裙裾，徐芦燕笔下眉目含笑的华服女子逐渐“苏醒”。

1987年出生的徐芦燕是海宁市皮影戏影偶道具制作最年轻的传承人之一。她绘制的影偶笔触细腻、线条灵动，让“少雕镂，重彩绘”的海宁“皮人”充满人情味。

2017年，徐芦燕为海宁皮影艺术团的新剧目《过猴林》制作道具。那是她第一次独自为一整部戏独立设计制作

所有影偶，难度高、工期短、任务重。

“总共四只猴子，一个人物，每组五根竹竿，外加一套背景。每个环节我都亲自亲为，做了整整两个多月。”完工那一刻，徐芦燕心里成就感满满。

带着这套皮影，徐芦燕和剧团艺人们亮相“台湾·浙江文化节”。当看到自己制作的“皮人”在银幕上活灵活现，传统艺术的魅力再次“直击灵魂”。“这辈子我和皮影制作是分不开了。”她想。

怎么才能画好一个影偶？徐芦燕的答案是，要走进他的内心，跟他“交朋友”，“人物出自什么剧目，有什么故事，属于哪个朝代……不了解透彻，画出来是没有神韵的。”

为了让海宁皮影“一手、一眼、五分脸”的侧面像“活”起来，她从未停止钻研。

“我研究了海宁传统戏影偶的衣着图案，发现宋、元、明、清的服饰都出现过。”一个想法涌上她心头：如果皮影戏是随着时代变化不断演进的，那现代元素是否也能和皮影结合？说干就干，徐芦燕尝试将卡通形象、现代图形融入设计，还把静态影偶做成工艺品。

## 影虽轻，重千斤 既是功夫也是品格

“皮影掂在手里轻飘飘，但舞起来却显得千斤重。说的既是手上功夫，也是为人品格。”郭志英对皮影戏的理解经过60年发酵越醇厚，“双手各持三到五根竹竿，要表现出人物在打斗中的灵活身法和刀枪剑戟的舞动，还要配合锣鼓点，没有十年功底做不到形神俱佳。”

2009年，大学毕业的郎章铭来到皮影剧团后，接受过郭志英在内的多位老师指导。

这位“85”后年轻非遗传承人出身皮影戏世家。与皮影戏相伴13载，如今郎章铭已成为剧团年轻一代的主力。

“观众的最大褒奖是‘身临其境’，演员的最高境界是‘人偶合一’。”这位年轻传人自有一套心得，“海宁皮影戏影偶是没有表情变化的，喜怒哀乐只有靠我们把感情融入双手的表演中，才能为皮影注入真实的生命力。”

晚上7点半，演完4个节目后，郎章铭和其他8位伙伴结束了一天的巡演。“这个月我们还要去胡斗村、正阳村，之后还要去金华、德清……”他面容略带疲惫，语气里却充满干劲儿。

乡间小路上，贴着“海宁皮影艺术团 传承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几个醒目大字的小货车，驶向与夜色融为一体的地平线。

据新华每日电讯